



域外小说新译丛书

YUWAIXIAOSHUO

十胜山之恋

(日)三浦绫子著

四喜阁译



三浦绫子
泥流地带 续泥流地带

根据新潮社1977、1979年出版译出

十胜山之恋
〔日〕三浦绫子著 文洁若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1 1/4 插页4 字数480000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06-2142-4/I·1909

定价:28.00元

译者的话

三浦绫子是当代著名日本女作家，1922年生于北海道旭川。1939年她毕业于旭川市女子高等学校后，曾任小学教师。1946年因对日本教育制度不满而辞职。同年患病，疗养期间成为基督教徒。1964年，《朝日新闻》为纪念大阪版创刊八十五周年及东京版创刊七十五周年，在全国征文。三浦绫子的长篇小说《冰点》获首奖，一举成名。此外，她还著有《绵羊山》(1966)、《积木箱》(1968)、《残像》(1973)、《天北原野》、《遥远的山岗》(均1976)、《海岭》(1981)、《绿色棘刺》(1982)等。她的作品曾被译成英、德、瑞典、丹麦、挪威、荷兰、芬兰、印尼、冰岛等多种文字。中译本《冰点》、《冰点续集》、《寻道记》、《雁狩岭》、《绵羊山》等皆由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基文青年丛书。

三浦的作品中对北国风光的描写是非常出色的。她擅长通过自然景物来烘托意境。她的故事情节生动，语言精练流畅，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并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

自从《冰点》问世，三十一年以来三浦绫子的作品在日本盛行不衰。据《文汇报·读书周报》(1994年12月10日)载，去年日本人所喜爱的十大作家是：1. 赤川次郎，2. 西村京太郎，3. 司

马辽太郎, 4. 松本清张, 5. 大江健三郎, 6. 川端康成, 7. 三浦绫子, 8. 吉川英治, 9. 西德尼·谢尔顿, 10. 渡边淳一。最受欢迎的十本书中, 第一本是 R·J·沃纳著《麦迪逊郡的桥》, 第二本是张绒的《鸿》。第三本则是多位作者合著的《日本最短的致母亲的信》。三浦绫子就是作者之一。这本书前言中所提到的《爱国心》就是《绫子的信》第二十九封。

值得注意的是, 三浦绫子在名单中仅次于日本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和川端康成。她也是在日本最受欢迎的十位作家中唯一的女作家。今年是世界妇女年, 在北京成功地召开了世界妇女大会, 此时出版三浦绫子的作品, 格外有意义。

《十胜山之恋》(原书名《泥流地带》)以 1926 年 5 月在北海道上富良野地区所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为题材。主人公青年农民拓一和他的弟弟小学教师耕作生长在贫寒之家。十九世纪末叶, 他们的爷爷奶奶从福岛县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来垦荒, 父亲义平进山伐木时被倒下来的树木砸死。儿媳妇佐枝只得去旭川谋生。两位老人千辛万苦把孙男孙女拉扯大了, 生活逐渐好转, 久病初愈的佐枝也准备回家来。但是, 从高达千余米的硫磺山喷火口喷出来的泥石流, 在相距十数公里的上富良野造成了重大伤亡, 主人公拓一和耕作的爷爷奶奶姐妹一并丧生。

许多人放弃了这片被泥石流淹没了的土地, 村长和拓一等人却不辞劳苦地继续在那里耕耘。拓一说: “日本这个国家是由火山列岛构成的, 到处都是火山。在这样的日本, 好歹还能种出水稻。水稻就生长在火山旁。这一带, 自古以来也多次落下过火山灰。那些土地不是都变成肥沃的良田了吗? 所以俺相信准能够把这个地方再一次垦成良田。”

经过三年的艰苦劳动, 一度被硫磺和硫酸所污染过的土地

上，终于又长出了稻谷。

作者本人曾从事教育工作，我们从作品中善于启发儿童观察事物的优秀教师耕作身上，可以看到她的影子。作者总是通过儿童（村长的女儿贞儿和弥生，没有母亲的五郎等）的眼睛和心灵去看周围的世界。

全书充满了对穷人和弱者的同情。作者塑造了淳朴、正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福子和拓一的形象，作为崇高的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也对无孔不入地进行盘剥的高利贷者深城的丑恶嘴脸，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

这是火山麓下的一支恋歌。深城的女儿节子终于帮助福子逃出妓院这个活地狱，小说预示着拓一和福子、耕作和节子这两对情侣将终成眷属。

作者在佐枝身上着墨不多，却以她那特有的敏锐、细腻的文笔，千变万化的手法，勾勒出一个勤劳善良的日本中年妇女的形象。佐枝的性格是通过豆腐坊老板、拓一和耕作，以及福子等人的眼睛反映出来的。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端，占全国面积五分之一强，人口不到六百万。近三十年来，这里已经建设为具有先进模式的社会。小说中所描述的十胜山一带，如今已成为滑雪胜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运动健将。北海道早期开拓者的踪迹，只有在纪念馆或开拓村才能看到。从这一点来说，三浦绫子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在本书中记载了创业者的历史，意义很不寻常。

文洁若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目 录

译者的话	1
------------	---

1 山沟里的秋天	1
2 雪径	31
3 风葫芦	65
4 追日鸟	93
5 冰柱	121
6 摔跤场	159
7 长腿蜘蛛	192
8 樱花雨	238
9 融雪	275
10 轰鸣	285
11 烟	313
12 村葬	348
13 迁移	365

DK64/15

14	火柱.....	400
15	云隙.....	434
16	同志.....	460
17	日历.....	501
18	鱼冻儿.....	543
19	款冬花梗.....	552
20	深山岭.....	586
21	鸡声.....	604
22	初秋.....	647
23	汽笛.....	661

1 山沟里的秋天

外面，一团漆黑。

黑得就像涂上了墨一般，连一点星光都看不到。因为太黑了，拓一走到外面，不禁浑身发颤。尽管已经六年级了，每逢夜间到户外去，拓一总是胆战心惊。

拓一撩起和服下摆，数着数，朝左边迈了十步。马听到人的动静，在棚里撒娇地嘶叫起来。鸡早已入睡，连翅膀都不扑腾一下。拓一屏息解小手，这细碎的声音也使他感到恐惧。

茅房离得不远，但他没有勇气走过去。

他边解手，边凝眸望着夜幕。他觉得，伸手一胡噜，黑颜色就会粘糊糊地巴在指尖上。不论是跟前那已收割完的豌豆地，还是密密匝匝耸立在地头的虾夷松林和矮山，一古脑儿都笼罩在暗暝中。

山峰从两旁朝峡谷凑过来。峡谷尽头，平素间可以瞥见覆着新雪、轮廓鲜明的十胜群山的一角，而今却完全看不到。唯有左手的树叶那边，传来了附近小溪的淙淙流水声。

拓一完了事，猛一抬头，前方七八百米处，淡黄色灯光左摇右曳，朦朦胧胧地映入了眼帘。拓一朝后退去。

——是鬼火吗？

黑夜中，远远地浮现出来的灯光令人毛骨悚然。

——也许是灯笼吧。

刚这么一想，灯光忽然灭了。一阵冷气飕地穿过脊梁骨。转眼之间，灯光俄而又摇摇晃晃地出现了。

拓一惊恐万分，一溜烟儿朝家门跑去，把门拉得咯嗒咯嗒响，好容易才进屋。

爷爷市三郎在炉旁说：

“拓一还是这么没出息！”

市三郎那双金鱼眼含着笑，多么清亮的眼睛啊。

拓一到堂屋^①角落的洗物槽那儿去，用柄杓从四斗缸^②里舀了水，咕嘟咕嘟喝了一气。秋夜的水，透心儿凉。

——打从爹死了，俺就这样啦。

拓一自己也承认，自从他爹义平死了，他就变得这么胆小。

四年前，大正二年^③二月二十一日，爹冒着严寒进山伐木，被倒下来的树压死了。那时爹才三十二岁。把爹送到公共墓地的露天火化场之后，他就成了这个样子。

只要一个人呆在黯处，他就觉得模模糊糊看到了爹的脸，这个幻象总是不由自主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拓一脱下草履，上了十铺席大的地板间^④。窗畔，炉中的薪禾烧得正旺。奶奶喜和在炉上架起铁锅，正在煮荞麦面疙瘩哪。这是宵夜，但是不放糖。姐姐富儿将小碟递给大家。

这一家人，除了爷爷奶奶，还有拓一、十五岁的富儿、十岁的

① 原文作土间。日本农民住的房子，进门处是泥土地的屋子，叫做土间，住的屋子铺地板或席子，比土间高一截。

② 这里指的是能装四斗的缸。

③ 大正二年是一九一三年。

耕作和六岁的良子。

耕作还没进小学时就迷上了书本，眼下正在幽暗的煤油灯下看着向老师借来的童话。学校的老师曾对拓一说：

“喂，石村，你弟弟耕作可是本校开天辟地的秀才哩。快要赛过老师啦。”

学生怎么能赛过老师呢？

拓一当时想道：

——老师开玩笑哪！

然而如今他却认为：弟弟耕作迟早会赛过老师的。

小小的学校坐落在狭窄的山沟沟里，从拓一他们家朝着深山走上将近一里^①路才能到。一年级至六年级统统坐在一间教室里，由唯一的老师进行复式授课。耕作上一年级时，就比二年级的学生先记住了九九表，四年级才学的教育敕语^②，他也马上就能背诵了。

学生们刚说到“朕^③思”，就捏捏鼻子，接着说到“吾皇祖宗”^④，就去膈肢对方，闹着玩。低年级学生并不知道何谓教育敕语，他们多一句也不想背。惟有耕作一个人，将那稍大的脑袋略微一歪，默默地听了听，就背会了。

梳双辮的富儿忽然想起来似的，喃喃地说：

“奶奶，你认为妈现在干啥呢？”

① 一日里约等于 3.9 公里。

② 教育敕语是 1890 年由明治天皇颁布的关于教育的根本方针，1948 年废止。

③ 日语里，朕字读作 chin，像是擤鼻涕的声音，所以孩子们这么起哄。教育敕语是用深奥的文言写的，一般小学生不可能理解。

④ 皇祖皇宗指天皇的历代祖先，日文里读做“克乌索克乌搜”，而孩子们通常一边说“克索克索克索”，一边膈肢人玩，与之谐音。

奶奶喜和用那红润、骨骼粗壮的手端起铁锅，撂在木质锅台上。

“啥时候来接俺们呢？”

拓一边说边拿起良子的碟子，朝奶奶递过去。

“先给爷爷吧。”

喜和温和地说着，先盛在爷爷的碟子里，接着就给良子盛。

耕作把视线从书上移开，抱住膝盖。话题一转到妈身上，耕作就默默地听。只有喜和奶奶一个人对这一点有所觉察。

“多咱你们的妈成了札幌手艺最高的梳头匠，就来接你们。”

爷爷又唱老调了。耕作定睛看着爷爷的脸。爷爷的眼睛闪烁了一下，耕作知道那是泪水。但是爷爷决不掉眼泪，仅仅是倏地湿润了，发出亮光而已。

耕作呼呼地吹着气，蘸酱油吃那热腾腾的面疙瘩。他一面吃，一面想起了妈离家那一天的往事。

那是两年前，记得积雪开始融化了。

“今天娃娃们都到叔叔家去玩吧。有大米饭吃哩。”

爷爷这么一说，富儿就牵着刚刚四岁的良子的手，耕作和拓一乐得哇哇直叫，走上半里来路，到山沟沟里的石村修平叔叔家串门去了。

平素在家里，只有过盂兰盆会和新年，以及举行庙会或办丧事时，才吃得上大米干饭。婶娘请他们吃的，虽然只掺了胡萝卜、牛蒡和豌豆，却也算得上是什锦饭^①了，耕作觉得香甜无比。

他们敞开肚皮吃啊，放声歌唱啊，不知不觉天色已黑下来了。正要回去的时候，婶娘染乃倚着门说：

^① 什锦饭，原文作五目饭，通常还要放鱼、肉等。

“到了家，有件惊人的事等着你们哩。”

拓一只当婶娘还在闹着玩呢，就笑道：

“啥呀？是熊吗？熊在等着俺们吗？”

染乃绷起那被雪光晒黑了的脸说：

“你们的妈已经不在家啦。她到了远处，不回来啦。”

拓一和耕作你一嘴我一嘴嘻嘻哈哈地说：

“瞎——说，婶婶撒谎。”

染乃以怜悯的神色看着哥儿俩说：

“是瞎说还是真的，回去就知道啦。”

“瞎——说，瞎——说。”

拓一虽这么说，却猛地感到不安，一到外面，撒腿就跑。耕作紧跟在后面。和服下摆裹住脚，屡次差点儿栽跟头，但他俩还是马不停蹄地跑。富儿背着良子，稍落在后面，不时地把妹妹往上颠一颠，也一个劲儿地跑。

耕作忐忑不安地问：

“哥哥，是瞎说吧？”

拓一气冲冲地回答道：

“当然是瞎说。”

耕作旋即问道：

“妈还在家吧？”

“当然在家！”

这半里路，哥儿俩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去的。

耕作想道：

——说妈不在家了，那是胡说八道！

转念又想：

——要是妈真走了呢？

于是，不知不觉地脚也不听使唤了，融雪连连进溅到脸上。忽然他被马蹄印绊倒了。但立即爬起来，追赶拓一。

朝右边拐个弯，滚也似的下了坡，这才好容易到了家。

耕作边喊“妈，妈”，边冲进堂屋；这时拓一已拉开里屋的隔扇，疯狂地寻找着妈的身影。

耕作常常想起那时的事。于是，胸口就热辣辣地作疼。

孩子们的爹义平死的时候，妈妈佐枝才三十一岁。

拓一记得，办丧事那天，屯子^①里的老乡们曾说：

“年轻轻的，怪可怜见儿的。”

两年后，佐枝撇下四个孩子到札幌去了，于是就有人说起她的坏话来了：

“谁知道是梳头匠还是啥匠，把娃娃丢给婆婆，自个儿图轻闲呗。”

其实，是市三郎和喜和借口佐枝身子骨儿弱，干不动农活，而打发她去学手艺的。但那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至于真正的原因，市三郎一直秘而不宣。

二

大家刚刚吃完面疙瘩，外面就有人叫门：

“晚上——好！”

拓一说：

“啊，是田谷大叔。”

田谷大叔是柄泽与吉的长工。柄泽租了一片地，雇了三个长

① 原文作部落，指的是隶属于行政村(上富良野)的自然村。后文中的市街，当时也是上富良野村的一部分，后来发展成镇。

工，在日进屯，就数他家道殷实了。田谷大叔已四十开外，不知怎地，依然打光棍，靠扛长活儿为生。以前，人们曾称他作“田谷大哥”，近来多半都改口叫“田谷大叔”了。他原名仙太。这位田谷仙太，走到离家一二十米的地方，就准定大喊一声：

“晚上——好！”

于是，咯嗒咯嗒拉开门，探进头来说：

“在家吗？”

今天晚上也是这样，他突然伸进那个包着手巾的脑袋，随着一声“在家吗？”一只脚已迈进了堂屋。

“噢，田谷大叔，进来吧。”

市三郎的语音未落，来访者已把手里的灯笼折好，放在堂屋的柴堆上，并脱了水袜子。

拓一看到那只灯笼，舒了口气，心想：

——啊，刚才那个亮儿原来不是鬼火。

耕作咧嘴笑着，凝眸望着田谷仙太。

有些老乡，即使你让他进起坐间，他也会客客气气地说：“身上怪脏的。”只肯坐在屋门口。

然而田谷仙太与众不同。他一来就打算进屋。他还有特别的地方。别人都是先摘手巾后进屋，仙太却先在炉畔坐好，再摘手巾。耕作觉得怪有趣儿的。

最有意思的是，仙太必定带几条新消息来。仙太一进屋，耕作哪怕正在用功，也会将视线从书本上移开。仙太是一份活报纸。

“喏，石村老爷爷，俺讨药来啦……”

仙太从腰间取下了荷包。

“有人受伤了吗？”

石村市三郎会用祖传的秘方制草药。有单用韭菜制的，也有在烧酒里搀上几种野草制成的。跌打损伤也罢，无名肿毒也罢，一上就好。对急性肺炎和腹痛也有灵验。

有个奄奄一息的婴儿，因喝了这种用祖传秘方制的韭菜汁，死里逃生，现在已上小学二年级了。这一带没有医生，人们一生病，就跑来向市三郎讨祖传药。

“嗯，俺家的甚助崴了脚。”

甚助也是柄泽的长工。仙太用粗粗的手指往烟袋锅里塞烟丝。

喜和问道：

“咋把脚崴了呢？”

“嗨，这小子欠了市街上深城的钱，到期没还，掌柜的就讨债来啦。甚助这家伙看见掌柜的来了，想逃跑，被石头子儿绊了一跤，把脚脖子扭啦。”

“光是扭了一下，只要在麦粉里兑上醋，涂上就能好。”

“试过了，哪里管用！脚脖子越来越肿，所以上门向老爷爷讨药来啦。”

“明明知道深城手段厉害，干么偏偏要向他借呢？”

深城在市街上开了一家饭馆，还放高利贷。他因重利盘剥，讨债手段毒辣，臭名远扬。

仙太答道：

“那还用说嘛，借钱去赌博呗。甚助跟曾山大叔一样，是个赌鬼。”

拓一和耕作不禁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曾山卷造是拓一的好友国男的父亲。国男有个妹妹，叫做福子，生得眼神和善，下巴丰满。福子和耕作同岁，也上小学三年级。

“赌博？”

市三郎用轻蔑的口气说，并将眉头一皱。耕作不大清楚赌博是什么。

“深城还是那么贪心不足啊，老爷爷。在自个家里设赌局，抽头儿钱，谁输了，就借给谁钱，接着就敲竹杠，勒索高利……”

这些话，孩子们听了，简直摸不着头脑。但是耕作看到平素和蔼可亲的奶奶喜和，也连连点头说：

“心肠真狠哪。”

于是他心里也有了谱儿：深城不是什么好东西。

“多亏他老婆心眼儿好。那位大娘虽然是高楷^①出身，可善良啦。”

——高楷出身？

耕作盯着仙太那缺了根门牙灵活地吧嗒着的嘴。他经常听到高楷这个词。在山里的硫磺矿业所干活的小伙子们不时地来讨药，他会听见他们缩着脖子说：

“这是花钱嫖高楷遭的报应。”

又说什么：

“那小子，钱一到，就去嫖高楷。”

但耕作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指的是什么。他敏感地觉察到，当大人嘴里冒出高楷一词时，脸上的神情不知怎地就变得猥琐起来。因此他讨厌高楷这个音。

奶奶喜和对仙太说：

“田谷大叔，你可别说啥‘虽然是高楷出身，可善良啦’。说起

① 原文作白首，意即婊子。为了照顾到后文中耕作对与这个词同音的寡妇一词产生的误会，这里作音译。

来，高楷大半是穷人家的姑娘嘛。给人卖了，才成了高楷。你要理解她们的心情才是。”

奶奶的语气难得这么强硬。

仙太随声附和地说：

“可不，可不，奶奶说得对。高楷压根儿就是俺们穷人家的闺女嘛，心眼儿咋能不好呢？”

“说起来，深城那个娘们儿，是啥时候填的房来着？”

市三郎在仙太面前摆了一只二合药瓶^①。仙太拿起瓶子，用一只手作揖，然后把瓶子放在身旁说：

“今年三月。”

“寄养在札幌的孩子们呢？”

仙太啪地拍了一下膝盖说：

“说起孩子们，一儿一女，一共是两个。隔了四年，前些日子回来啦。”

仙太将一条腿向前凑凑，接着说下去：

“那闺女才十来岁，调理得水葱儿似的，别提有多么俊啦。现在就出了名儿，都说长大了得赛过天仙。”

仙太这么一说，拓一稍微绯红了脸。耕作看了，觉得怪纳闷的。

三

自从田谷仙太到石村市三郎家来讨药，又过了五天。

早晨天还没亮，拓一就醒了。耕作在旁边睡得正香，连呼吸声都听不见。隔着耕作，影影绰绰地可以看到姐姐富儿的脸。

^① 意思是能装二合的药瓶。合是日本容积单位，一合约合 0.18 公升。